



1 3
1899
50



1899
48

昭
九月十五日
求

天中記五十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羅

羅疏文羅疏也纒篴也龕可以篴物也釋文

羅周成王五年因祗國獻女工一人善於工巧體貌

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拾遺記

金簡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

立誓期以勿渫古者盟以立雲之錦九十疋金簡鳳文

羅四十疋黃庭經

羅殺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榘其脅秦王曰今日之

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入尺屏風可超而越塵盧之劍可負而伏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軻燕丹子

薦地帝以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內設大床於殿上以

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漢武內傳

蝶蛺羅漢武時西域獻蝶蛺羅曰本國貢麒麟錦金花

眩人眼目

紫羅面衣趙飛鸞為皇后女弟在昭殿遺書曰今日嘉

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襪三十條以陳踴躍之心金花紫

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西京雜記

三代服馮房父子兄弟三代為侍中並帶青紫羅綺

羅縠為幔吳王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織羅縠累月

而成裁之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

涼拾遺記

綾羅袴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

人皆綾羅袴以手擎飲食世說

紫羅囊謝玄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

因睹而焚之遂絕晉書

雨絳羅張仲舒為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

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尺

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張

惡而焚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病而死

苑異

綺

文繒爵金流黃綦綺廣綺文繒也說文

經緯縱橫綺欹也其文欹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

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綵色相間皆橫也幅言長命者

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有棋文者方文如棋也

釋名

識襦紈伯侍講金華殿在識襦紈之間非其好也漢書

袍麗為綺馬后袍極麗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為綺后以

此繪染色好故宜用之東觀漢記

白石綺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繪絲

之稱于寶晉紀

綺紈之士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蟬冕襲

綺紈之士此馬遊處潘岳秋興賦序

紫綺細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古詩

綾

文似冰綾綾者其文望之似冰綾之理也釋名

散花綾霍光妻淳于衍散花綾二千五疋綾出鉅鹿陳

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弟使作之一疋直錢一萬

又與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西京雜記

縹綾半袖楊阜字儀山為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

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魏志

絳綾詔臨邑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璫可籌

量增賜

晉陽康起居注

白綾帽帝改服着白綾帽

晉修復山陵故事

託穆還封辛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

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還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後魏書

盤條綾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絲袍段及可幅盤條綾一千疋孔丘立鵝天馬掏豹盤條文彩璫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十

疋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有所未諭乞着臣當道物力

所宜更賜節減卽海偶蒼生無不愛賜詔許罷進盤條

綾一千疋

唐書

縠

細縐說文曰縠細縐也

不如愛縠先生王斗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

正諫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使人爲

冠不使左右便僻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

非左右便僻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

齊策

見上紗縠江充召見太乙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

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

漢書

後宮報穀袁術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

梁肉魏志

霧縠或曰霧縠之麗曰女工之蠹楊子法言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抱朴子

紗

輕紗幕漢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復得手詔董仲君曰朕思李氏其可得乎仲君曰可遙見而不可同帷幄耳潛英石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乃遣人至晦海經十年而得還此石命工依李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裡宛若生時帝大悅拾遺記

紗帳授徒馬融博洽通儒教養諸生千數融好侈飾常

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東觀漢記

絳紗繫臂武帝始泰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

因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晉書

紗縠不安蔡克字子尼體貌尊嚴莫有嫖嫚高平劉整

雋才白衣居家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

蔡子在坐而經日不自安

別傳

絳帳受業符堅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周官音義

乃就宋家立講書堂書生百人隔絳紗帳而受業焉

秦記

鬻紗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

梁書

青紗單衣游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

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慙慙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
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

後魏書

張幕隔障琅邪王儼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
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初從北宮出將
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
鹵簿莫不畢京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素紗步
障觀之

北齊

隔紗帷聽盧道虔聘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坐講老子
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

北史

服黃紗衣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文老服黃紗單
衣迎謂道左

唐書

絳紗單衣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東宮舊事

盛食沉波江漢之民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招祗之祠
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沉於波中言蛟龍水虫畏之不侵
食也

拾遺記

着紗披袍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縱與父同入山至夜
二更中忽見一人着紗帽披絳龍袍云是閩山王

齊諧記

紬

紬大絲繒也

說文

紬抽也抽引絲端紬緒也又謂之絰
掛也掛於杖端振舉之也

釋名

白紬爲別袁聿修爲太常寺少卿出視巡省仍令考校
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劭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別信

聿修不受與劭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體此心不貽厚責劭亦欣然頓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太史

布

帶斷以狗諸侯攻偃陽主人懸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布以狗於軍三日襄二
幅利齊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

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襄二
十八

布衣飯牛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幣也焉顏闔

守門粗布之布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卽不得子莊

無故得幣

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帛

其夫曰何心也妻曰益子將取妾子韓

布盡無幣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

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尸罪天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

故爲之也上

衣細布墨子曰古有衣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時黼黻無所用務在完堅說文

雲霞布周成王六年燃丘之國遣使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拾遺記

令尹盜布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也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入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冠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錢世讓金布曰妾豈貪

貨而于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列女傳

尺布可縫文帝從淮南王長道死時民謠曰一十粟尙可舂一尺布尙可縫弟兄二人不相容漢書

蜀布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徃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史記

張騫傳

猪膏塗布董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疋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謝承後漢書

越布單衣吳郡本不獻越布陸宏美容儀裳衣越布單衣明帝好之固勅郡獻越布由此始也上

布如綾錦哀牢夷之染綵紬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木葉倩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下受垢汗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

華嶠後漢書

書呂布上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端謀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上

着布率下馬太后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太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廉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范曄後書

海西布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細布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魏畧

裙布一疋皇熙隆爲燉煌太守燉煌婦人作裙率縮如

羊腸用布一疋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訾上

遺單布衣王戎性慳從子將婚遺一單布衣婚畢都收

之

晉書

練布單衣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道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人士翕然竟服之練遂勇貴乃今王者出賣端至一金上

疋布責梨王玄謨侵魏爲前鋒好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宋書

焚筒中布蕭恢爲郢州刺史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卽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梁書

送南布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

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

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接款幸不煩爾此人遜讓

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

陳書

賜布令負宋該字宣孔為右長宋大社為羣僚以該性

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制乃至慙頓以愧

辱之

燕書

勿積金帛楊椿歸老臨行試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

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

翁着布衣常帶常自約勅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

今日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為富也

後魏書

縛蒿衣布楊大眼為荊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

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

殺也

上

盜布首官齊鄭述祖為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

怒曰何忍欺人君

執

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

盜

北史

布資征貞觀十八年命將征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

五千段以資征人上善之比漢之卜式拜宣義郎

唐書

熾熾機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乎

爭利哉遂燔其機

韓子

為布立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績為布

立中記

緝木為布大業七年十二月朱寬徑畱仇國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而幅濶三尺二寸亦有細班布幅濶四尺許拾遺錄

班布林邑國出古貝古貝者樹名也其華盛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

班布南史

扶桑布東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為樹初生如荀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上

暴布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何以為之莽莽也呂覽

織葛葛山者勾踐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越絕書

盜牛遺布王烈字彥考遠識達通人皆慕之州閭成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見宥幸無使王烈問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先賢行狀

遺布不受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笥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識者以為譏世祖患之為發詔議乃息竹林七賢論

擇布無麤者沈珩弟峻字枚山有譽而性儉張溫使蜀辭峻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笑林

市布作帷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西域獻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大尉臨試示百僚魏志

火鼠毛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織積名

火浣布吳錄

火洲南海諸藻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州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稍潔或作燈桂用之不知盡南史

火浣布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鋸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也列子

單衣會賓長老說漢桓帝時有大將軍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行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熾燁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之子傳

蕭丘生火海中蕭丘有自生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五方十里當火起滿洲上上純生一種木正著此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樵里人或得爲薪者火之俱如常薪

但不成灰炊熟列以水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葉績以爲布其木皮赤剥以灰煮治以爲布但麤不及華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北州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浣有三種

抱朴子

火鼠布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

生不燼之木盡夜火燒得暴風下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如水逐而沃之卽死織以爲布

東方

朔神異經

淨火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其國稱羽山之

上有文石生火煙色似隨四時而見也名爲淨火有不

潔之衣投於石火之中雖滯于漬淄皆如新浣矣當虞

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

而史家云單衣則今掖縫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拾遺記

爲纒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或云龍常

闕此處膏血如水流著物如淳漆燕昭王三年海人乘

霞舟以彫壺盛膏數斗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以火

浣布爲纒用龍膏爲燈照耀百里

上

炎火山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

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杲則其馬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

人疑其有文無實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嘗著典論不朽之格言令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爲永示後世至此西域使至始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大學者尚存而廟外廉之間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然

木鼠有高人賁火浣布爲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李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積木竹所作一是積鼠毛所作以誥商人具如李公所說

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蕪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梁四公記

火洲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汗之便投着火中則更鮮明也

異物志

黃草布湖州有黃草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海中布大秦國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中布作氍毹毼毼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

史記

白疊高昌國有草實如薊中絲如細纒爲白疊子國人取以爲布

海錄碎事

又白越細布也

越絕書

春無波岐國產荃蘼草亦曰春蘼草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蘼布亦曰香荃布

洞冥記

朝霞布

西屠夷頭黎眞觀時獻朝霞布

唐書

海西布

波西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

黃潤

蜀都賦黃潤比筒籛金所過注黃潤謂筒中細布

也司馬相如几將篇曰黃潤織美宜制禪楊雄蜀都賦

曰同中黃潤一端數金籛勝也

紵

獻紵衣

李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

紵衣焉

襄公

紵絺三百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

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亦不壞則紵

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

說苑

販紵爲業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

業

宋書

絺綌

絺葛

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絺綌之細也

說文

夏給

善卷曰子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給葛

稽康高王傳

賜絺堯見舜於宮設饗禮送爲賓主南面問政然後賜

以絺表琴瑟以築宮室封之於虞

帝王世紀

抽絺以授

孔子南遊楚至阿谷有處女佩黃而浣孔子

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七

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適楚於此有
絺綌五兩吾不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乘
人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取之子不
去竊有狂夫守之者矣韓詩外傳

全葛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遣建荃葛漢書

絺巾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繒襜絺巾迎

上於費上大悅東觀漢記

葛綌馬嚴為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
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葛綌賜嚴上

黃白葛黃香為郎召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葛各一
端上

求細葛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細葛君臣以為非禮欲不
與孫權勅付使江表傳

冬月著葛任昉卒後子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
原劉孝標泣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梁書

贈絺綌賀蘭祥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
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
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後周書

冬初衣葛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
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
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隋書

綿

續說文曰續絮緼也

挾續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續

左宣下

綿絮漬酒徐稚不就諸公之碎及人喪者萬里赴吊常於家預失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絮致水中俟有酒氣以鷄置前祭畢便去

謝承後漢書

纏以綿續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邪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續半以釘密為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殯夕下橫屍露床幅巾而已

范曄後漢書

纏女馬上呂布為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袁術術先

求布女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遺救也即以綿纏其女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女與術天祖守兵相觸格財不尋

適復還城

英雄記

傷婢拭血

鍾繇常數日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婦女來

美麗非凡問必曰是鬼物不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於

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

乃入繇有不忍心然猶斬之傷婢婦人即出以新綿拭

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

如生人着白練冊繡兩當傷一脚以兩當中綃拭血

異林

無絮

朱百年隱居山陰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七衣

並無絮目此不衣綿布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袂布飲

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引卧具去體記凱曰
綿定奇絮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感傷

宋書

不服綿纈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纈雖蔬食有味

亦吐之

齊書

豪具謝禹就人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
具耳若風寒無復盛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林語

建安綿原平素孝行旣著睢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
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遇寒而建安
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也

宋書

房子綿房子城西出白上細滑可如膏用灌綿霜解眇
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纈也御亦類蜀郡之綿乃

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

鄺善長水經法

絮

蘆花代絮閔子騫幼時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
以代絮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騫跪曰母在一子單母
去三子寒父遂止

孝子傳

覆面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無
知則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

刎

吳越春秋

泔統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世世以泔泔統爲事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泔泔統不過
數金今一朝鬻其百金請與之

莊子

天中記

卷五十一

十八

冒絮提帝人有上書告周勃反下廷尉薄太后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出之史記

野蚕絮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繭民收其絮司馬彪續漢書

寶物贈繒曹公定鄴臨祠袁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贈繒繒絮廩食之魏志

布衣摩絮顧悌字千通父亡孫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着之強令悌釋服吳書

素麗故絮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政見素麗數枚中有故絮也晉書

腹孔絮塞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晉書

布衣絮綵顏峻丁父憂起爲丹陽尹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峻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宋書

弊絮耽學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見革弊絮單衣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齊書

米綿爲絮蠻夷不蚕採木綿爲絮裴淵廣州記

通心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與被絮一雙以通微心盧毓冀州論

棘中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作

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似着樊絮在荆棘中觸地掛閼世說

金

華山金石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銀絕金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馬爾雅

黃金爲長金五色金也黃金爲之長久理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大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

土中形說文

制物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釋名

金起汝漢玉起於禹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實相去之七十里湯以杜山之金以贖民之賣子者禹

以歷山之金贖賣子者江陽之珠天下一美上有丹沙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鉄葛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鎧雍孤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戟楚有汝漢之黃金予若

鳴山少昊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名金窮氏時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拾遺記

封璽舜爲天子東巡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圖以黃玉爲柙黃金繩封兩端章曰黃帝符璽也春秋運斗樞

鑄鼎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宣三

金明夏革殷謂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子列

崑崙金臺老子與伊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大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床閔令傳

金縢景公爲履黃金之縢僅能舉之晏子

取不見人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子列子

晏子金齊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故其地曰晏子城鄉名晏子鄉

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虹見自上而下虹化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搜神記

徙木予金衛鞅入秦孝公以鞅爲左庶長議定變法令及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記

抵鼃太子與荆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秦金丸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也燕丹子

千金不取秦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爲帝魯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軍爲先

生壽笑曰若卽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魯連子

懸金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文號呂氏春秋布咸

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

史記

賜金封印項羽以陳平爲信武君擊殷而還拜平爲都

尉賜金三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

平懼廼封其金與印使歸間行杖劍亡渡河

上

與金以間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不問

其出入也

上

賜金陳廊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

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上

賜金千鎰文帝初五以陳平爲丞相位第二賜金千斤

封三千戶

漢書

金一諾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季布一諾

上

金巨萬計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

藏府餘黃金尙三十餘萬斤

上

獻長門園董偃見寵館陶長公主安陵袁叔謂偃曰顧

成廟遠無宿宮何不自主獻長門園於上董君入白主

主獻之上大悅更名爲長門宮主大喜使董君以黃金

百斤爲袁叔壽

上

黃金可成武帝卽位樂大曰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

可塞

上

鑄金不驗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

誤持金去直不疑爲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而告歸者來歸金亡者大慙上

黃金滿籬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任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上

賜金奉祭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上

乞骨賜金疎廣徙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太傅俱乞骸骨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餅

十斤金上

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恠梁冀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紫金千斤續漢書

懷金夜遺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茂才王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若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上

金如粟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遺金渠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上

金穴郭况遷爲大鴻臚上數幸其茅賞賜金帛京師號

况家爲金穴言其富貴

東觀漢記

賞金不收豫章張載字仲宗爲廣陵太守舉孝子吳奉

爲孝廉奉賞金至廣陵還奉

謝承後漢書

鑄黃金蛇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梁冀益州刺史

和昌發其事

張璠漢記

神光照社中興初有應媪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

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場七代

通顯

後漢書

舉袖受金田豫爲并州胡密懷金三十斤曰以此上公

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聞於是

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金卿舉袖以受狄金皆

甚嘉焉

魏略

石碑生金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

魏志

碑金復生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

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

王隱晉書

銅生金中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言言銅生金中

百陶不消不以切玉

上

金鈴生清河王覃初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燉生隱起

如麻粟者祖母陳大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

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

見廢不終之驗也

晉書

紫赤光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

光得金一放文如印齒

晉永和起居注

求官袖金彥回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

金因清求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官

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

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宋書

陽邁南海扶南國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

母夢生兒有人以金蓆籍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

者爲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

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

南史

自捧金澡齊武帝嘗至劉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並

受四升以沃盥因以與帝

宋書

金車金人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感德則游

於後池林邑有金山金汁流於浦

齊書

鑄金爲龍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荊州應焉時

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

下方黃鉄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上

可食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惠王薨至庫內閱璫物見金

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惣

乞汝

梁書

山金夜飛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

狀如螢火

南史

贖苧得金甄法崇之孫彬有行業師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大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擅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錄事叅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勵由此名德益彰

上

寄金寄還

歐陽頤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綬密以金五

百兩寄頤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兕曹矩餘人弗之知頤尋爲蕭穀所破貲財並進唯所寄金獨存曇綬亦尋卒至是頤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伏

陳書

夜中報金

紀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

滯人有夜中報昭黃金者昭責而遣之

前燕錄

路得遺金

趙柔字元順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

直百縑柔呼主還之

後魏書

帝親探賜

孫軌字元度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

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贈

金者欲顯廉於衆人

上

置金鞮中段暉自慕容瓚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去置金於鞮中帝密遣視中果如告者斬之於市

北方金賤李安世爲主客令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時齊劉纘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太賤當時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上

黃金殿副貨國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廳七頭高二尺

上

金寶輒擲齊李幼廉少寡欲爲童兒時初不從家人所求請故嘗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後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厯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奴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

北史

金精盤上賜王公已下射王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

隋書

御府金贖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人君失德朕德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尙多窮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還父母

唐書

受埋幕下開元中杜暹爲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賞金以遺暹因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旣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上

金坑潤國德宗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火山朕仰企前王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不以貪爲寶惟德是寶豈尙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採斫官不得占上

金沙爲贄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趙莫羅負田南安使凡三輩致書於肅臯各贄生金丹沙爲贄三分前臯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爲信

歲中三至京師且曰牟尋請歸大國永爲蕃臣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沙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賜牟尋詔書上

出金擺袖肅執誼時爲翰林學士受賕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懷出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大慙上

金謝除制路隨爲翰林學士及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辭之曰吾以公事特私賄終無所納上

人言善我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及舍遂去

中山其御曰君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韓子

法而長上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間之其疾居一月公自謂張譴曰君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上

資金出弟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尉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之叔向受金而見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以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是秦荆

惡也又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禁彼不出是卒惡也不敢禁我城壺丘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之公曰爲出荆州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課以鍊金百鎰遺晉

上

假物不朽吳時景帝戍將於廣陵掘一大塚棺中人面如生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大如棗許此假物天朽之効也

抱朴子

種金平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平今人徃徃得金云敬將卒召邑人囑曰爲廟祀我我有以福汝矣已而雲霞飛集而去唐寶

曆三年縣令韓儵禱雨于此應于先雨而後雲其事甚

異 至大古碑
永壽縣

端木辭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取金千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受金卽爲不廉則何以相贖自今以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

柿子金襄趙之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襄蹠金趾中空四房有文刻工巧裏蹠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爲藥金最良

印子金印子金世傳淮南王安樂金上有印子篆文皆主字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徃徃得之小餅重半兩有

有一印大餅至七兩有二十許印

續博物志

辟寒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拾遺記

何文魏郡張奮賣宅于黎陽程應應舉家疾轉賣於鄴人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宿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細腰何以有生人氣答曰無之須臾有高冠青衣者又有高冠白衣者問蓋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之曰黃衣者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銀也在墻東角柱下

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皂下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搜神記

蘇過天寶中長安有凶宅莫有市者扶風蘇過貧甚知之乃以賤價詣本生質焉夕自携一榻當堂面寢二更後忽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忽叫曰咄過視之不動良久又呼曰爛木咄西墻下有物應諾問曰甚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曰可畏良久失赤物過下庭中呼爛木曰前害人者何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簿不曾殺傷耳過明日於西墻下掘得一朽桂當心如血色其堅如石於東墻下掘得一石上有篆文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過自思之

不足當也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爲有德過曰善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昆明池中自是不撓吾人矣明日掘得一鐵甕得紫金送爛木于昆明池

博異記

華山金李適之爲左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陰賊乃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採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信其言他日爲帝道之帝喜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敢以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適之懼不自安飲藥自殺

蘇婦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賓客至者皆延納

之忽一日晚有一美婦詣門求宿諸婦欣然待之夜深而罷有一子弟心悅之囑其乳姥別止一室夜深潛伏

之其人身體如水生大驚命燭視之乃一銀人重可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卽以燭炭然之乃真白金

玉堂閑話

誤墓金劉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誤墓中人之金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上

辛銳寶曆中京兆韋思立求鍊金之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思立郎止於舍其後病癰潰血卽甚舉家惡之思立嘗招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豫具膳居士哭至溺千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行至庭忽不見衆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液奇光燦然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辛者蓋西方庚辛金也而銳字兌從金兌而西

方之正位也

宣室志

山礦銀液唐武帝好仙術有方士趙歸真云飛鍊山礦得生銀詔使于樂平採取無所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于巖穴間俄有老人杖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日當從所請語訖莫知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全然而出與入用之數相與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得其術

劇談錄

龍紀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氣出于昭德殿東隅鬱鬱如煙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子一枚長五寸許羣臣稱賀帝曰朕不以金龍爲祥瑞

以偃息干戈爲祥瑞卿等各宜盡忠以體朕懷門下奏

請請改文德二年爲龍紀元年

大唐雜記

金塼同光中莊宗遣平蜀得王衍金銀悉命鎔之爲金塼銀塼約重三百斤一塼開一竅二人擔之上有匠人名曰馮高過荆南高季興曰馮高主屬我坑官吏持而有之儲爲一庫宋建隆中金銀入京師斤兩封緘如故

續博物志

求永成金張永德并州人五代爲潞帥淳化二年改并州初寓睢陽有書生隣居卧病永德療之疾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卽置鼎中煮之成金永德懇求藥力生曰君當貴吾不惜此慮損君福

白鳩銀

饒州德興有銀山一名鄧公山唐總章初寶

儼奏立銀冶場讖云白鳩出銀冶畢至宋紹聖二年白鳩雙出山穴傾摧自後取無所得貢課未除范仲洛守郡請罷于朝

志

灰子金宋祖請趙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曰此海物必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普皇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受之

翡翠屑金

歐陽修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

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眞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物也謂

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琰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于嬰腹從手摩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摩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歸田錄

黃銀辛公義爲并州刺史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北史循吏

不取陶季直早慧其祖愍宋廣州刺史祖甚愛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敢愍祖益奇之南史

龍膏化液韓約唐太和中爲安南都護時土產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耆舊相傳其膏不可齎往犯者

則爲禍耳約不之信及受代還闕貯之以歸時爲執金吾果首惟甘露之禍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

補錄紀傳

寶山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之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卽獲殃咎

王玄策西國行傳

地變土殷仲文性貪吝多納貨賄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璫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

晉書

螢飛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梁書

山山上有蔥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傍枝皆下垂又曰白銀見爲雄鷄

地鏡圖

汝漢起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寶相去各七千里上有丹沙下有黃金上有磁石下有銅金葛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劍鎧雍狐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戟管子

金精梁簡文論云見夜如棗核飛散者金精也

萬斤一匱王莽敗省中黃金萬斤者一匱尙六十匱漢書

石碑生金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

魏志

懸金於市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也傳子

珍寶珍寶字皆作葆張良傳見黃石取而葆祠之史記

雨金先儒說禹時天下雨金三日古詩曰安得天雨金

使金賤如土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而原秦

二世世元年宮中雨金旣而化爲石漢惠帝二年宮中

雨黃金黑錫又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

十斛於其家由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

富拾遺記

海中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九玄中紀金之精爲

牛幽明錄

鳩長安有張姓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于對

床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禰耶止承塵爲福耶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三五

又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
內焉遂寶焉自是之後子孫昌盛

上

腰金取骨王忱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
謂批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骸骨未問姓
名因絕恠賣金一斤以給絮棺九斤置生腰下

益都者舊傳

詔使來負隗炤者汝南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
授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
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黃金卿以此板往責
之亡後果大困欲賣此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
有龔使者果至亭妻遂賣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
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處何緣爾也沉吟良久謂曰賢

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使者曰卜矣曾雇
命使者取着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
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知
見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
金有五百斤盛以青餅覆以銅梓理在堂屋東頭去壁
一丈入在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錄異傳

金臺玉樓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主樓七寶宮殿

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璚王七寶之狀

開令內傳

報婦投瀨伍子胥伐楚還漂陽瀨水上欲報自殺婦人
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須臾有一姥哭而來
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吳越春秋

不以利汚樂羊子出舉其妻貞儀截髮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妻貞儀曰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去之列女傳

得金讓兄廣漢汝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畱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田無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上

賣素置金王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旁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人李羽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家賜金二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以金二十餅殯葬之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

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

還之廬江七賢傳

蘇家金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詔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郡國志

金牛二丈州南十里有牛潭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義熙中縣氏張安躡得金鑲大如指遂數十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出引之掘不能禁以刀斷之數尺安遂致富其後儀興云甫掩此牛犁斷其鑲得二丈遂以財雄羅浮山記

金山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天大潤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虫豸細者如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耀耀光如螢火林邑記

賜孝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榮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鋪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鉄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宗躬孝子傳

紫磨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孔融聖人優劣論

夜明五嶺內富州濱州澄州江漢間皆產金側近居人

以木箕陶金爲業自旦及暮有不獲一星者鄭玘傷陶者詩云披

沙辛苦見傷懷往往分毫望亦垂力就中澄州者最爲

良金余頃年使于上國親友不欲書附澄州金二十兩其姓字

與當灼權臣余訝其單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

異於常金耳遂畱宿驗之信然也嶺表錄異

金氣赤黃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大如鏡盤地繞圖

麗水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故得

而輒辜磔于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韓子

昆吾金昆吾之金錕鍔山名出金可作刀以切玉

易書唐高昌王弟之子昭好學有鬻異書者每顧筒中

金白曰何愛此不使予有異聞乎盡持易之史

鼻齕狼臙民與漢人交關常夜市以鼻齕金知其好惡

異物志

不祥物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

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丹以濟忽投金于水曰吾平

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

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于水

大唐金成弼遇道士遺以化金丹後試之驗乃却道者殺而盡奪之弼既得丹多變黃金色赤踰常可以服餌唐太宗聞之授以五品官凡造金數萬斤後術窮求去帝謂其詐而斬之後有別寶者以爲至寶廣記

逐丸韓媽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媽出輒隨之望丸所落而拾之西京雜記

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白澤圖
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鑄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裏金唐六典

清明金神謂之清明廣雅

金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衡論衆口爍金俗說有美金在此衆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謂衆口鑠金風俗通

能鑄黃金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上

神鷄如金 南康雩都縣浚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穴狀石屋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回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號此石爲鷄石昔有人耕此山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着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門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至此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屋數里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因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乃唾盤上徑下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述異記載金一舸馮子猷以豪挾聞貞觀中入覲載金一舸目

隨帖白

造常滿樽 李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棟橫調民黃金造常滿樽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棟爲少損復坦洞穴 王鏐常請籍坊以廣第舍作復坦洞穴實金錢其中

藥金 孟銑遷鳳閣舍人它日至劉謹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起試之驗

置餘金棺下 李勉少貧挾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於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之托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厚啖元載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及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

持金去劉乂因持愈金數斤去云此諛墓中入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刻玉扶南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字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

鑄金象郝玘封寶定郡王贊普常等玘身鑄金象令于國門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

雨金垂拱三年七月廣州雨金位正秋爲刑爲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五行志

一篋尉遲敬德單雄信騎直趨秦王敬德躍馬大呼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賜金一篋

積金至斗隱太子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其敢當賜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藥塗紙成金陳允升好道無金諷有姻禮而黃金郡中少不足用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得爲之取厚藥以塗其紙投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

能化黃金劉巨容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犇襄漢見巨容自言其術

金甌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甌南蠻傳

獻金示順革南詔異牟尋贈常臯黃金丹沙臯護送使

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潘輔獻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

二道比黃衣白衣陳尚書言其昔在鄉里好爲詩俚人謂之陳舍人比樂天也性疎簡嘉賓客常有二道比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居舍之廳事夜聞二客床上銀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稽神錄

銀

銀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爾雅

淘井安灌中舜爲父母淘井將銀錢安灌中與父母

史記

銀山溢殷得金德銀山溢

上

赤銀柎陽之山其陽多白銀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

山海經

金簡禹登委山得五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

吳越

化人宮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

以金銀絡以珠玉

列子

蛇弘農楊子聞上中作聲掘得玉後三年有蛇

去梁上落糞皆成碎銀作器賣於市得者尋以破滅

異苑

銀餅賣斂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椽於道

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殯斂其銀以枕之素書着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列異記

銀榜東門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丈建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南方有閭明山有宮焉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十洲記

好黃白事期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妻得怪女偉無衣偉婦致兩疋繒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箇中水銀乃出其中中藥以投之立成銀偉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桓譚新語

銀錢大秦國以金錢爲錢十銀錢當一金錢司馬彪續漢書

賜千餅郭修手刃蜀大將軍費禕追加褒寵謚曰威侯子龍加爵拜奉軍都尉賜銀千餅魏志

掘得銀孫皓時言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刻上有年月於是改元爲天策吳志

上元賜銀成帝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給賜衆官銀檢全部見銀一萬五千充給晉故

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侈帝不悅復豫曲晏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齊書

四歲不取梁陶季直丹陽和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年時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伯父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

奇之史南

卜暴得銀周文育從南海出至大庾嶺遇卜者卜之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又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於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日遂却入嶺南陳書

贈拓弓劉聰引帝入讌語帝曰卿爲豫章王時贈朕拓弓銀研卿頗憶否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前趙錄

銀檻大武殿室皆銀檻金柱後趙錄

開銀山禁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後魏書
黃金鑊銀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書坊作黃金合

鑊以白銀紉以玫瑰上

食器不死武帝中方術人師市奴合金銀並成上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彞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唯苦黃白不成金銀爲食器可得不死唐書

以我恒靈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百萬貫上謂曰朕貴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贖得數百萬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只言稅鬻銀坑以利多爲美昔堯抵璧於山投珠於淵田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

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弟上
賜鍾太宗引杜淹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
士常侍宴賦詩時有八人同時淹為稱首賜以銀鍾上
吊伐報貞觀中鴻臚奏高麗莫支唯貢白金黃門侍
郎褚遂良進曰莫支難雪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
之興兵將事吊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若受其貢何
所致伐太宗納焉上

進熟綿綾元和十四年涇原節度使王潛進銀三千兩
熟線綾三千疋涇州密邇我境其上無百姓其軍皆都
給度支舊矣主若無名上獻雖吳蜀沃富猶謂取諸人
以于媚不免於譏責今則盜削軍實以充供獻而求恩

澤蓋以時急於利勢使然也

進銀胡瓶太和中尚書左丞王起進亡兄播銀胡瓶二
百枚玉及通犀帶刀劍器仗等上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

金銀繩或曰石塗金銀繩封之以印璽白虎通

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瑞應圖

銀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合地鏡圖

白銀精變白雄鷄上

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相州記

黃銀

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禮斗威儀

山出黃銀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
於滄海皆苦水灾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
以獻詔水部郎婁前就公義禱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
之響隋書

黃銀帶太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曰昔如晦與公
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唐書
鬼畏黃金如聞黃金多爲神鬼畏命取黃金帶遣玄齡
親送于靈所也上

水銀

葬以水銀秦始皇葬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轉相
輪於而襄始史記

水銀關東賊發始皇墓中有水銀皇覽

水銀謂之汞廣雅

服鍊水銀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餘歲常騎青
牛世號青牛道士神仙傳

鉛

矐目擊筑高漸離秦始皇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金
筑中舉筑朴秦始皇帝史記

枕鉛東觀漢記曰曹褒寢則枕鉛

鉛攪成金取鉛十斤安鉄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
華一銖於鉛中攪之立成黃金茅君內傳

銷鉛求銀尹軌字公度有一人遭父喪當葬而貧窮及

尹公度省之孝子說甚辛苦公度愴然曰卿假求數十斤鉛得否孝子言猶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將入前山中架小屋下於爐火中銷鉛以其所帶管中藥如大投沸鉛中攪之皆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念鄉貧困故以相與慎勿多言神仙傳

天雨鉛河門有兩鉛城漢世天雨鉛

述異記

草有鉛草青莖赤秀下有鉛

地鏡圖

精爲老婢鉛錫之精爲老婢

玄中記

錫

劉爾雅曰錫謂之鋤

明鏡磨越明鏡之始照未見其容也及拭之以玄錫磨

之以氈則鬚眉見

淮南子

赤錫龍山之下多赤錫濯山多白錫

山海經

赤堇出赤堇山破而出錫

越絕書

銷錫成

尹執字公度常見一八本冠族子弟仕郡遇

公事簿書不了當備官錢百萬賣田宅車牛不售而停見收擊公度與所富人日子可以百萬錢借我我欲以救人後三十日信當還富人嘉敬之卽以百萬錢與公度以與遇事者曰卿能得一百二十斤錫否遇事者卽具之公度於鑪中銷錫復以其腰間管中藥一方寸投沸錫中攪之皆成金賣與人得錢百萬以還富人近光熙元年間公度到南陽太和山中

神仙傳

銅

鑄鍾鄭伯朝楚子與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

兵故以鑄三鍾左傳
僖中

銅色龍形秦使徐福入海還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

汝秦王之神簿得觀而不得取從臣往蓬萊山見芝城

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史記

銅人十二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爲銅鑄金人十

二各千石置庭中上

銅山鑄錢上使善相相鄧通當貧飢死文帝於是賜通

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京帝立有告通盜去微鑄銅山

没人一簪不得著身寄死人家上

卷五十終

